

第肆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肆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六章 更始居洛	001
第四十七章 风雪北徇	019
第四十八章 迎娶新妇	037
第四十九章 南面称尊	057
第五十章 社稷略定	076
第五十一章 飧祀高庙	096
第五十二章 镇反平叛	113
第五十三章 得陇望蜀	132
第五十四章 桴鼓偃声	151
第五十五章 英雄命舛	171
第五十六章 情债终偿	186
第五十七章 谜案见解	204
第五十八章 缘来西域	219
第五十九章 儒神怪胎	240
第六十章 权力烧饼	259
中国史系（四）	276
创作札记：洛水逶迤	293

第四十六章 更始居洛



驻在宛城的小朝廷做出军事决定，向王莽新朝政府开战。

刘玄遣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军向西，进攻武关，遣定国上公王匡率军向北，攻打洛阳。

两路汉军，浩浩荡荡。不日，克下洛阳和武关，“三辅震动”，各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王莽闻听洛阳失陷了，武关也被破了，急得上蹿下跳，召王邑、崔发等高级干部，商议“御寇”之策。

王邑吃过汉军的苦头，提起汉兵惶然失色，不知说什么才是。

崔发的官职是大司空，平日没有出过计策，此际正好施展，引经据典地说：“臣闻《周礼》有言，国有大灾，宜哭以厌之。事变至此，当号泣告天，祈求护佑。”

崔发这款专家，实在是少见，他对《周礼》的研究，实在是奇葩，以哭消灾，哭丧鬼啊！

王莽真也是急病乱听医，起身下殿说：“好好好，那咱集合，快哭去，哭去！”

在京的全体干部和太学生们都集合起来了，差不多近万人，王莽率领着奔赴南郊，演习哭礼。



更始帝刘玄

王莽自己先仰天泣语，接着叩头哭嚎，然后命小吏、诸生齐哭，并说哭得最响亮的官升一级。同学们，机遇来了，哭吧。

哭声如雷，响彻郊野。哭后统计有五千多人哭得有水平，依诺晋级。

哭嚎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汉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郡县争相归附，不一日，已打到宫门。

王莽没有兵了，想起了狱中的囚犯，便大赦他们，发放戈矛，令大臣史湛带领着去城门口拒敌。

还没到城门呢，乌合之众一哄而散，跑个精光，剩下史湛孤零零的一个人。

汉兵围死了京师，市人朱弟、张鱼趁机起来造反。他们操起家伙进攻皇宫，冲进里边，四下放火。

王莽怀揣国家公章，嘴里念叨：“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退向后宫一处茅厕里。

王莽只顾保护公章，厕所防卫难免松懈，人们到处找他，皆欲杀之而后快。

有个叫杜吴的人找到厕所，杀掉了王莽，得到了他的公章。

很快，一个名叫宫宾的校尉砍下王莽的头，进呈给汉兵指挥官。

西屏大将军申屠建立即派人将王莽的头送往宛城给更始帝刘玄看。

刘玄让把王莽的头悬挂起来，说：“大家用石子投着玩吧！”于是，宛城“百姓共击之”。

宛城小朝廷取得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驻朝群臣走马灯一般上殿称贺。

刘玄一扫昔日窝囊之气，说话“哎哎哎”地，威严起来。

但刘玄不知道朝廷的礼数，如何拜贺，如何接受拜贺、回君王之礼，一概不



王常

知。问群臣，群臣大眼瞪小眼，个个昏昏然。

王常说：“王莽乱汉政，败汉制，毁帝庙，改官职，更地名，换货币，这都几十年了，再说我等均未进过太学，更未曾演习过，哪能知道？”

那谁知道呢？这些东西不知道，不实行，那咱朝廷不跟乡野人家一样吗？

王常说：“武信侯刘秀上过太学，又爱读古书，他或许懂得。”

刘玄说黄门使者：“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请武信侯！”

黄门使者飞跑着去召刘秀，刘秀一看他的慌张样子，不敢怠慢，驱马进宫，方知是刘玄想请教朝廷工作的礼数。

刘秀不慌不忙地说：“汉朝典章礼仪，为臣略知一二。朝会、郊祀、宗庙等等，都有一套程序，非常隆重的，非常隆重的。”

刘玄听了满心欢喜，心里说幸好没有杀掉刘秀，否则皇家尊严威仪都弄不成了。就详细问。

刘玄详细问，刘秀详细答。答得刘玄一愣一愣又一愣，最后说：“你往后随侍左右吧，我问你方便些。”

这就算重用了，加之汉兵节节胜利，阴丽华为丈夫高兴啊，置酒让刘秀喝，弹曲儿让刘秀听。

然而，刘秀心间深藏的愤懑与悲痛是排遣不了，他一想到首倡义兵的哥哥不幸遭杀，便悲从中来。

其时在洛阳，却出现了“王匡战王匡”的战争奇迹。

汉军的定国上公王匡猛攻洛阳，擒获了王莽新朝的太师王匡，还抓住了新朝的大将军哀章。

公元23年九月，汉军占领洛阳。

新朝败将王匡和哀章被押送宛城。

刘玄皇帝当得愈来愈老练，发令刀斧手当街剁掉王匡、哀章的头，随后庆贺占领京师和洛阳，大摆筵席，君臣个个喝得满面通红。

惟有刘秀，端坐角落，默无声息，面带忧色，沉沉无语，美味佳肴引不起他的食欲，丝竹与歌舞令他生厌。

李轶、朱鲋、陈牧等注意到了刘秀的反常举止，示意刘玄。

刘玄愀然变色，恨恨地盯着刘秀问：“大将军，满座皆欢，独你向隅，难道在想什么见不得人的心事？”

刘秀听到刘玄发问，不由一愣，连忙起身说：“臣在为陛下思虑长久之事，故而沉默。”

刘玄倒被刘秀说愣了，问：“目今大业已成，净享福了，还有什么好思虑的？”

刘秀说：“宛城地处偏远，不宜久做帝都。臣在忧虑迁都大事。”

对，对，迁都。众臣忽然都激动起来，赞赏刘秀。

有的说：“武信侯想的就是长远。”有的说：“破虏大将军就是比我们有远见。”

刘玄问刘秀：“你看应当迁到哪里，如何迁都？”

刘秀说：“长安路远，又经大火焚烧，早已不堪使用。自然要选定洛阳。”

洛阳！洛阳！洛阳！众臣又一度激动，闹嚷嚷地吆喝起来。

刘秀说：“洛阳有史以来便是帝王之都，形势甲于天下，宜定洛阳。”



傅俊

“好！”刘玄早已转怒为喜，“寡人这就依了众议，迁都洛阳。文叔你行司隶校尉之事，前往洛阳整修官府吧。咱们好早日到洛阳享福。”

名都洛阳，玉器珍宝天下驰名，领兵先达洛阳者，可先睹为快，自然也可先下手为强，中饱私囊。大司空陈牧见机即奋勇道：“某愿为前哨，替司隶校尉开路。”

刘秀看出陈牧的心思，但还是微微一笑，答应了他。

陈牧连酒也不喝了，等不到宴会结束，就带着本部人马，朝洛阳进发了。

二

酒宴之后，刘秀回府，恰逢校尉傅俊在老家办完丧事回来。

傅俊是颍川郡襄城县人，字子卫，刘秀带兵经过颍川时，傅俊是个亭长，带头拥军，把仓库里的粮食都扛了出来，刘秀当即就拜他为校尉，供职在自己军队里。

傅俊参加了汉军，王莽新朝的襄城宰把他的全家、全族都刑事拘留了，最后都处了死刑。

傅俊怀着深仇大恨，在打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跟着刘秀出生入死，战后才请假回家收葬亲人。

刘秀快步迎上去，“子卫，家中事办妥了吗？需要什么尽管说。”

傅俊感到领导太关心了，眼角有些湿润，赶紧抱拳施礼，说：“俊回故里的时候，大将军解囊相助，正觉得无以报答呢。”



更始帝下令洛阳家家张彩灯

刘秀微笑说：“子卫不必说这些。来吧，我要请教你呢，到我房里叙谈。”

到了房里，落席而坐，刘秀问回家去一路上的见闻情况。

傅俊说：“很可怕呀，兵燹不止，百姓害怕，把土地都撂荒了，王莽死了，各级政府更没有哈数，横征暴敛愈加严重。”

刘秀倾听着，分析着，说：“乱后大治，极为迫切。建设一个新的朝廷太重要了。如今我担任司隶校尉，要去洛阳，重起首都，行期在即。因此烦劳你替我把夫人送回新野老家，安置好她的生活。”

新婚夫妻要分开？傅俊十分诧异，说：“你行司隶校尉职责，更始帝到洛阳之前，洛阳是你说了算的，带着夫人多好啊！”

刘秀神情冷峻地说：“子卫，你已经看到了社稷的不堪，我料它还有得乱呢。正因此我才把护卫夫人还娘家的重任交给你。”

傅俊想了想，低声道：“请司隶校尉把洛阳建设好，把厅堂殿阁修得堂皇气派，别人在洛阳都是暂时的，将来洛阳必是我们的帝都。”

“子卫不可胡说。”刘秀截住傅俊的话头，“你我肝胆相照，历经多年考验。你必须护卫好夫人，好让我全心干好大事。”

“属下一定把夫人送回去，安置好。”傅俊起身施礼。

却道为刘秀打前站的陈牧，带着部属，朝洛阳进发，一路骚扰地方，索要财宝，走得很慢，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才进入父城地界。

陈牧于父城门前勒马而立，向城头高声喝道：“城头的兵卒，听好了，大司空陈牧在此，快去叫冯异、苗萌，备下礼物，迎接我等进城！”

月光下，城堞口，闪出一个人影，道：“我是冯异。城门启闭有时，非为一

人而设，大司空身为社稷重臣，当知道朝廷规矩。”

陈牧大叫：“冯异你算老几呀，竟敢来教训大司空！我是正部级，知道你？快点打开城门接待我等，接待殷勤了，或许能饶了你。”

冯异毫无惧色，言辞铮铮：“城门早已关闭，哪怕是天子驾临也不可随便打开了，请大司空委屈一晚，在城外歇息吧。”

陈牧看冯异是铁了心了，大怒不已。

“简直要造反了你！部队拉上来，给我攻城，攻克了把你碎尸万段。”遂下令进攻父城。

陈牧的汉兵是往洛阳打前站的小分队，没有什么实力，但听到上峰的命令，还是呐喊着发起战斗。他们先放了一通箭，接着竖起竹梯，挂起长索，往城头上爬。

既然你攻城，我就得守卫，冯异的兵民奋起反击，舞动撬棍推翻竹梯，挥起快刀砍断长索，朝城下泼脏水，倒屎尿。

攻防战打得不亦乐乎。

城下的汉兵伤亡不小，幸存奔逃的也无不得了满身屎尿，臭气熏天。

陈牧更加震怒，操起长戈，拍马在城门口乱转，大骂。

突然间，鸣镝声起，城门大开，冯异趁着汉兵奔窜，率领部队杀将出来，几个回合，把宛城汉兵打了个七零八落……

却说是夜，月色皎洁，刘秀正在宛城与阴夫人话别。

阴丽华柔声道：“我等你盼你，思你念你，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好不容易，相聚首了，偏又要分离。你去洛阳搞基建，我相随在你身边，也可以照顾



姚期

你呀。”

阴丽华说着，不由泪落如雨，刘秀忙劝慰她道：“你舍不得我，我又何尝舍得你。你是知道我与哥哥的起兵誓约的，你也知道哥是怎么死的。大事未成，哥哥先去，我怎能就此满足私情，忘怀初衷？而往后艰险，尤难料知……”

说到此处，刘秀抽噎难言。

阴夫人抬起素手为刘秀揩泪，说：“我明白了。我回娘家，等着你接我。只是你，千万多加保重！”

阴夫人在校尉傅俊、偏将军阴识的护卫下，离开宛城。

刘秀向刘玄报告说，建设都城是大事，需要“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算下来得十六名干部，刘玄同意刘秀挑选、配备，停当后即出发。

这时，大司空陈牧狼狈逃归宛城，添油加醋地告状说：“冯异在父城反了！”

更始帝刘玄十分恼怒，这还了得！下令卫尉大将军张印、执金吾大将军廖湛、柱天大将军李轶等，前去攻打，竟不能下。

廷尉大将军王常说：“迁都洛阳要紧。别再打这些仗了，冯异本已归顺司隶校尉，陛下派刘秀速往洛阳，路过父城，就解决问题了，然后迁都大事可成。”

反正刘秀已经将所要求的官制机构配备好了，刘玄催促，当即出发。

刘秀带着人马，到了父城，冯异率干部群众夹道欢迎，又杀牛宰羊，设宴拥军。

刘秀担心自己去后，冯异遭到诸将的迫害，说：“公孙可愿随我去洛阳？”

冯异朗声道：“异虽不才，愿效全力。非但我愿随行，手下铄期、叔寿、段建、左隆等，皆为才智之士，都愿跟着明公。恳请一并纳用。”

刘秀异常高兴，乃用冯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铄期、叔寿、段建、左隆四人同为掾吏，一起赴洛阳。

三

洛阳，由于刘秀的到来，又一个发光闪亮的历史时期拉开大幕。

王莽的新朝是以洛阳为陪都的，王莽曾经数次要迁都洛阳，都因为收拾不住天下局势，无法妄动，不过正因为他多次想迁都洛阳，把洛阳建设了好几回。

王莽征发了很多民夫，拨了很多款项，派其太师王匡在洛阳督工修建，把衢路修得四通八达，宫阙建得雄伟壮丽。

汉兵取洛阳，也不像长安那样，拼命厮打，所以破坏也不严重，繁华热闹基本如常。

司隶校尉刘秀一拨人马来到洛阳，在南宫安下办公之处，稍作歇息，便带着从事、主簿、掾吏，考察洛阳地势。

他们向南，走到伊阙，龙门口，向北走上邙山，决定在南至洛水北岸，北到邙山半坡，东西南北各长十多里的区域内高筑郭墙，在原城址的基础上，再扩大一圈，也就是再建一“环”。

新的洛阳帝都，规模宏大，为了尽快整修好，刘秀及其手下，起草下发督促文书，命洛阳下属的三河郡、弘农郡组织民工。



臧宫

主簿冯异和从事苗萌，手持笔帛，登记姓名，铫期、叔寿等四位掾吏，管理仓廩库储，监察中都官是否按时放粮，是否如数支付工银。

洛阳附近百姓，运土筑墙所得报酬很高，而且按时兑现，从不拖欠，自动前来打工的成群结队，越来越多，工程进展神速。

刘秀作为新洛阳建设总指挥长，带着祭遵、臧宫、冯孝、丁綝、吕晏一千官吏，奔波于各处工地，检查城墙夯土质量，砌砖质量，有时候还挽起袖子，呼着号子，干上一阵。

四十天后，洛阳帝都整修完毕，刘秀回宛城复命。

更始帝刘玄听了刘秀的工作汇报，连声夸赞，乐得闭不上嘴，下令占卜，寻找迁都吉日。

神职人员占卜，算计，说卦象、爻辞都显示当前大吉大利，迁都当在本月。

更始帝高兴：“那就快去洛阳吧，还等什么呢！”

三日后，刘玄率着人马车驾，离开宛城，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向洛阳行进。

洛阳地方官吏组织百姓扶老携幼在城门外夹道欢迎更始帝，人们好久没见过皇帝了，你挤我扛，想观赏新天子的威仪。

新皇帝的队伍来了。打头的，是执金吾廖湛的羽林军，敲打着鼓点，接着是曲柄黄伞的天子车驾。

更始帝刘玄坐在车中，东瞧西望，神不守舍。

新皇帝麾下诸将，精神头特别的好，嘻嘻哈哈，大呼小叫，不成行列，服装也十分混乱，有的甚至穿着女人的衣裙，他们拥在更始帝的御驾后边，把小人得

志的活剧演绎得无比充分。

洛阳的吏民百姓，历来居于圣城，自身较有修养，一看农民起义领袖带着喽啰，竟然如此招摇而来，不免掩口窃笑，议论纷纷。

人群中有位老吏，诵念《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

更始帝甫进洛阳，已失君臣威仪，落下笑柄。

更始帝迁都大队的最后，是出城远迎的司隶僚属随着走来，从事十几位，执节而行，主簿、掾吏、都官，依班列队，井然有序。

鬓发斑白的老吏，眼中垂泪道：“惟有司隶僚属，能见汉宫威仪。汉室得兴，希望在此啊。”

刘秀们在奉命修建洛阳期间，已经给洛阳民众留下了认真严肃的印象，现在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集中与纪律，如今，人们见其僚属法度森严，听老吏的赞叹，更加敬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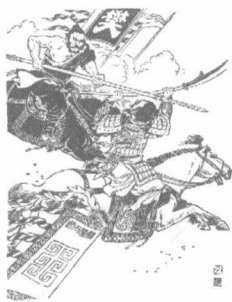
“司隶校尉！奥耶！”不知谁带头欢呼起来。

顿时，欢声如雷，“司隶校尉！奥耶！”“司隶校尉！奥耶！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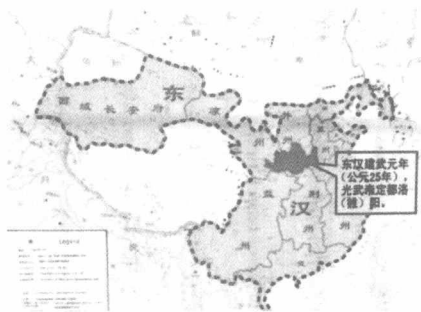
更始帝刘玄坐洛阳，天下姓刘的都扬眉吐气了。有个名叫刘永的，最先跑到洛阳来诣阙拜贺。

刘永是睢阳人，祖上有官职，王莽时期被削去爵位，贬为平民。舂陵起兵时他没有掺和，现在看着气候成了，跑洛阳来叩头。

更始帝自然高兴万分，手中官帽无算，给了刘永一顶“梁王”帽子，让他去睢阳当头儿。



赤眉军头领樊崇



汉魏洛阳城文管所绘制的东汉疆域图

刘永一介布衣，来得及时，戴着王冠，兴冲冲而归睢阳。

丞相司直李松和西屏大将军申屠建，在长安王莽的宫殿里找到好多新服装，把皇上穿戴的挑了挑，拣了拣，装上车，派人送到洛阳来。

刘玄看到大量的乘舆服御，兴奋得迷三倒四，不上朝时也戴着旒冕、穿着衮服，走来走去。

刘玄除了设宴，就是封赏，除了封赏，就是设宴。对了，还要乘上玉辇，观赏名园。

宫里殿外，整日闹嚷嚷地没个消停，廷尉大将军王常看在眼里，忧在心间。

逮到个机会，王常对刘秀说：“天下未定，百废待兴，朝纲却如此混乱。有功的不赏，无功的乱封。洛阳已成了是非之地，司隶校尉不该在此久留啊。”

刘秀当然看得十分清楚，听了王常的话，他惟有默然。

话说更始君臣占据了洛阳，每日里，车驾出宫，追逐新奇，热闹不疲。

反正洛阳的灯红酒绿是玩乐不尽的，在公元24年的洛阳大街上，一日一日呼喝乱跑的都是更始帝的臣子。

更始朝新近受封的官员，原先全是修理地球的，跟随人家起事之后，鸡犬升天，不知道朝政是什么，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工作，就是要享受，要派头。

更始帝周围，前呼后拥的人更多，不过大群随行的僚属中，不见司隶校尉刘秀的身影。

刘秀在司隶校尉府里读地图呢。地图绘在宽大的素帛上，山川水泽、地名驿道，都标示得清爽明白。

刘秀读一阵图，哭泣一阵，他老想到哥哥刘縯，自然而然就要哭泣，落泪。

冯异来送素饼，见刘秀的模样，猜出个八八九九，赶忙劝解刘秀，请他开释哀情，放眼长远。

说话中，冯异指出现今的大司徒刘赐为人耿直，可以多加交往，以备照应。刘秀沉思良久，点头称善。

繁华的洛阳，也有让更始帝刘玄玩够的时候。着手朝事了。他以为自己无比强大，派手下出去四处收降招安。

濮阳是赤眉军的地盘，刘玄派专使去濮阳，招降红眉毛军队的首领樊崇。

这个樊崇，由于穷困，吃喝没有，才聚众起义，他的本心只是要天天吃油条便满足了，没有长远打算。攻城掠地，纯粹为夺取粮食财物、求得饱暖。

樊崇也规定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等三大纪律，但他“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仅以“最尊者为三老，次从事，次卒史”，相互间可笑地称为“巨人”。

樊崇没有什么干部制度，人们乌合在一起罢了，故而刘玄的使者一到濮阳，展开诏书，樊崇就迷了，说：“好啊，我们归汉！”

樊崇为表示对更始帝的信赖，留下部众驻守青、徐二州，亲自带着跟他跟得紧的“巨人”二十多个，找了个汉室宗族子弟刘恭做顾问，随使者一同来到了洛阳，小心翼翼地去看刘玄。

刘秀所教的皇帝威仪刘玄都学到了，迈着四方步，左一走，右一走，上朝了。

鞭炮响，礼乐起，虎贲执戈，羽林执槊，列在两边，殿头官高声吆喝：“开朝了！有事启奏，无事卷班。别他妈的磨蹭！快点了，快点了！”